



藍、白、灰啓示

又經過灣仔藍屋。被竹棚圍網遮擋着的外牆，終於重見天日。不知道除了筆者以外，有沒有途人發現藍屋顏色的改變：原來三座藍色一座灰色的外貌，變成了三藍一白？又有沒有途人為這改變而好奇？

記得4年前，筆者在這同一個平台，跟大家分享過紐約古根漢博物館選擇外牆顏色的故事。一個小小外牆顏色的問題，因為所牽涉的是舉國關注的文化遺產，不但需要保育建築師的研究、分析及專業意見，最後更要出動到全民投票才能作決定。

當時筆者還向這外地例子借鑑，希望日後藍屋的保育建築師可考慮紐約的做法，來個全民投票。沒想到，藍屋保育建築師這個擔子，竟然有天會巧合地落在筆者身上，也不知是注定還是咀咒……。

一般國際認可的文物保育指引，都會把文化遺產的價值系統化地分成歷史、建築、社會、科技等不同層面上的板塊，整合後再為文物價值作整體評估。

對於保育顧問團隊來說，社會價值最難評估，保育社會價值也最難處理，因為要諮詢、要顧及的人很多，不是一兩個人或一小撮人說了便是。大眾對這文物的認同感有多高，社會價值就有多高，牽涉的持份者就有多廣泛。根據這個說法，紐約古根漢要全民投票去決定繼續白色還是還原黃色，絕對不過分。那回到我們香港藍屋，又應該如何處理？

藍屋保育，特別在不只留屋，還要留人，可想而知建築內載着的居民是何等重要。社區對藍屋有強烈的歸屬感；反之，藍屋的社會價值也建基於社區網絡上，保育社區網絡才是正事。因此，藍屋顏色的命運，絕對應該由藍屋持份者來決定，即使身為保育建築師，筆者也不敢自己說了便算。

證和平協商在港可成功

為難的是，建築師的專業是畫圖則，公眾諮詢並不是我們的強項。但慶幸的是，藍屋居民對保育項目的投入感，以及**聖雅各福群會**團隊的社區組織能力，令到建築師覺得頭痛的事變得易如反掌。

持份者討論會議是在兩個天朗氣清的周末進行。經過外牆殘留舊油染的分析，保育顧問團隊知道藍屋原來真身是全白色的；不過此刻藍屋的藍色已成為一個註冊商標，其重要性不可代替，所有持份者對保留三座藍色完全沒有異議。至於剩下的一座灰色怎麼處理，大家卻眾說紛紜。考慮到古蹟的各項價值，保育顧問團隊列出3個可能性：保留灰色，以記載活化前狀況；還原白色，以展示原來外貌，尊重原始歷史；改做藍色，令藍屋四座歷史性地再度統一，象徵社區（及業權）一家團聚。

既然是討論會，當然不是只投票這樣簡單。首先是保育建築師從專業角度對3個選擇的講解，接着是居民發表意見。而最精采及最令人意外的是有老街坊回來分享藍白灰以外的故事：以前誰曾在自己單位外牆油過黃色、那個業主又曾把一幢4層油過全綠色。

持續兩個周末的討論，不但提供了街坊參與保育工程的機會，也意外地發掘了更多珍貴的口述歷史。今天大家看見的三藍一白局面，就是最後街坊投票的結果。老實說，筆者的心水並不是白色，但是不論結果是選什麼顏色，它都代表着街坊參與的成果，為藍屋顏色的傳奇加了更高、更深一層的社會意義，作為有份參與這保育項目的一員，都覺得欣喜萬分。

為了一隻顏色須討論兩星期，可想而知，藍屋這個保育工程為何由地盤開工到完成需要4年時間才完成，更別說前期各方醞釀的協商及工程準備工夫。在香港寸金尺土、分秒必爭的社會環境下，這種須由下而上、慢工出細貨的保育工程，恐怕在香港來說是史無前例，有幸得到政府的金錢資助和**聖雅各福群會**，以及各方有心人的支持下才能實現。



至於會不會是後無來者呢？筆者希望不會，不過當然要靠社會各方好友的參與才能成事。所謂由下而上的協商，困難不止在於召集街坊市民投放心機及時間去參與，更重要的是討論過程是否讓有份的都有發聲的機會、參與的是否都用心聆聽別人的意見、來討論的是否都帶着沒有前設（但可以有立場）、容納異聲的胸襟、投票的又是否能尊重制度及接受自己可能不想見到的選舉結果。

作為建築保育專業的一員，筆者相信談到古蹟的歷史、建築，絕對需要專業人士的判斷，但也須耐心向持份者解釋當中理念，而非自說自的火星話。當權者除了要有勇氣走入人群，更要有肚裏可撐船的氣量及智慧去採納各方意見，要知道大家需要的不是演說，而是對話及集思廣益；主持人須持平，面對象城市論壇的局面要冷靜地平衡各方聲音；持份的須有獨立思考分析，既不要容易受人疏擺，也不須敵視所有人，要相信世上是有好心人像自己一樣，為創造一個更美好的香港而努力。

協商是一門藝術，須用長時間以正能量去建立互信基礎才能成就雙贏局面。藍屋保育過程中的協商，雖然並不完美，當中有爭拗也有不和，但總算順利完成。希望我們整個團隊的身先士卒，可以令大家相信由下而上及和平協商在香港是可成功的。保育如是，其他事也如是。

（可惜筆者未能夠一手一腳完成藍屋活化工程。藉此機會多謝接手隊友的努力，令藍屋三藍一白的外牆得以重光。）

洪彬芬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

文章只代表個人意見，不代表香港建築師學會立場。

#洪彬芬 #時事評論 #建築思話 - 藍、白、灰啟示

藍、白、灰啟示

洪彬芬

建築思話

又經過灣仔藍屋。被竹棚圍網遮擋的外牆，終於重見天日。不知道除了筆者以外，有沒有途人發現藍屋顏色的改變：原來三座藍色一座灰色的外貌，變成了三藍一白？又有沒有途人為這改變而好奇？

記得4年前，筆者在這同一個平台，跟大家分享過紐約古根堡博物館選擇外牆顏色的故事。一個小小外牆顏色的問題，因為所牽涉的是舉國關注的文化遺產，不但需要保育建築師的研究、分析及專業意見，最後更要出動到全民投票才能作決定。

當時筆者還向這外地例子借鑑，希望日後藍屋的保育建築師可考慮紐約的做法，來個全民投票。沒想到，藍屋保育建築師這個擔子，竟然有天會巧合地落在筆者身上，也不知是注定還是咀咒……

一般國際認可的文物保育指引，都會把文化遺產的價值系統化地分成歷史、建築、社會、科技等不同層面上的板塊，整合後再為文物價值作整體評估。

對於保育顧問團隊來說，社會價值最難評估，保育社會價值也最難處理，因為要諮詢、要顧及的人很多，不是一兩個人或一小撮人說了便是。大眾對這文物的認同感有多高，社會價值就有多高，牽涉的持份者就有多廣泛。根據這個說法，紐約古根堡要全民投票去決定繼續白色還是還原黃色，絕對不過分。那回到我們香港藍屋，又應該如何處理？

藍屋保育，特別在不只留屋、還要留人，可想而知建築內載着的居民是何等重要。社區對藍屋有強烈的歸屬感；反之，藍屋的社會價值也建基於社區網絡上。保育社區網絡才是正事。因此，藍屋顏色的命運，絕對應該由藍屋持份者來決定，即使身為保育建築師，筆者也不敢自己說了便算。

證和平協商在港可成功

為難的是，建築師的專業是畫圖則，公眾諮詢並不是我們的強項。但慶幸的是，藍屋居民對保育項目的投入感，以及聖雅各福群會團隊的社區組織能力，令到建築師覺得頭痛的事變得易如反掌。

持份者討論會議是在兩個天朗氣清的周末進行。經過外牆殘留舊油漆的分析，保育顧問團隊知道藍屋原來其本身是全白色的；不過此刻藍屋的藍色已成為一個註冊商標，其重要性不可代替，所有持份者對保留三座藍色完全沒有異議。至於剩下的一座灰色怎麼處理，大家卻取說紛紜。考慮到古蹟的各項價值，保育顧問團隊列出3個可能性：保留灰色，以記載活化前狀況；還原白色，以展示原來外貌，尊重原始歷史；改做藍色，令藍屋四座歷史性地再度統一，象徵社區（及業權）一家團聚。

既然是討論會，當然不是只投票這樣簡單。首先是保育建築師從專業角度對3個選擇的講解，接着是居民發表意見。而最精采及最令人意外的是有老街坊回來分享藍白灰以外的故事：以前誰曾在自己單位外

牆油過黃色、那個業主又曾把一幢4層油過全綠色。持續兩個周末的討論，不但提供了街坊參與保育工程的機會，也意外地發掘了更多珍貴的口述歷史。今天大家看見的三藍一白局面，就是最後街坊投票的結果。老實說，筆者的心水並不是白色，但是不論結果是選什麼顏色，它都代表着街坊參與的成果，為藍屋顏色的傳奇加了更高、更深一層的社會意義，作為有份參與這保育項目的一員，都覺得欣喜萬分。

為了一隻顏色須討論兩星期，可想而知，藍屋這個保育工程為何由地盤開工到完成需要4年時間才完成，更別說前期各方醞釀的協商及工程準備工夫。在香港寸金尺土、分秒必爭的社會環境下，這種須由下而上、慢工出細貨的保育工程，恐怕在香港來說是史無前例，有幸得到政府的金錢資助和聖雅各福群會，以及各方有心人的支持下才能實現。

至於會不會是後無來者呢？筆者希望不會，不過當然要靠社會各方好友的參與才能成事。所謂由下而上的協商，困難不止在於召集街坊市民投放心機及時間去參與，更重要的是討論過程是否讓有份的都有發聲的機會、參與的是否都用心聆聽別人的意見、來討論的是否都帶着沒有前設（但可以有立場）、容納異聲的胸襟、投票的又是否能尊重制度及接受自己可能不想見到的選舉結果。

作為建築保育專業的一員，筆者相信談到古蹟的歷史、建築，絕對需要專業人士的判斷，但也須耐心向持份者解釋當中理念，而非自說自的火星話。當



■根據街坊投票結果，藍屋最終變成了三藍一白。

權者除了要有勇氣走入人群，更要有肚裏可撐船的氣量及智慧去採納各方意見，要知道大家需要的不是演說，而是對話及集思廣益；主持人須持平，面對象城市論壇的局面要冷靜地平衡各方聲音；持份的須有獨立思考分析，既不要容易受人疏擺，也不須敵視所有人，要相信世上是有好心人像自己一樣，為創造一個更美好的香港而努力。

協商是一門藝術，須用長時間以正能量去建立互信基礎才能成就雙贏局面。藍屋保育過程中的協商，雖然並不完美，當中有爭拗也有不和，但總算順利完成。希望我們整個團隊的身先士卒，可以令大家相信由下而上及和平協商在香港是可成功的。保育如是，其他事也如是。

（可惜筆者未能夠一手一腳完成藍屋活化工程。藉此機會多謝接手隊友的努力，令藍屋三藍一白的外牆得以重光。）

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
文章只代表個人意見，不代表香港建築師學會立場。